

土肥原的侵略魔掌

喬家才

(本文另有插圖刊五十二頁)

日本人著書揭露秘辛

日本人晴氣慶胤所著「謀略的上海」，已經出版多年，可惜沒有中文譯本，臺灣很少人知道這一個禍害中國的根源。

作者晴氣慶胤首先敘述土肥原賢二在上海組織「重光堂」土肥原機關，他任少校機關員，追隨土肥原工作。土肥原賢二是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。七七事變前，在華北進行「華北特殊化」和「以華制華」陰謀。日本投降後，東京審問戰犯，判處死刑。

土肥原認為華北和華中的兩個偽組織，不得人望，沒有力量，不能壓服中國人，達不到日本人「以華制華」的目的和效果。他計畫抬出兩個人，文人唐紹儀、武人吳佩孚，由他們兩人組織全國性的偽組織，才能在軍事上、政治上幫助日本，收到以華制華的實效，逐漸解決日軍在中國戰場上越陷越深的苦狀。

晴氣慶胤說：「日華事變已經拖拖拉拉陷於不知底的泥淖，爲了從一籌莫展的苦境解脫出來，把事變早點解決，除了成立新中央政府外，別無他途。」

土肥原想利用以華制華的策略，組織新中央政府組織，以解脫日本軍閥的苦境。唐紹儀不甘寂

寞，在上海和土肥原勾搭的非常密切，準備粉墨登場。我重慶抗戰首府則阻止這個全國性的偽組織出現，以破壞我抗戰決策。當七七事變發生後，委員長蔣公即在廬山發表嚴正聲明：

「和平未到絕望時期，絕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。」又說：

「一旦抗戰開始，絕不中途妥洽。」

假如日本有一位政治家或者一位戰略家，了解中國領袖的個性、意志、決心和政治思想，適可而止，不要繼七七事變，再發動八二三淞滬戰爭，演變成全面戰爭，日本軍閥就不會造成以後的苦況，深陷泥淖。

利用唐紹儀汪兆銘

唐紹儀已經成爲土肥原掌握中的漢奸王牌，他想不到，也不可能了。後來趙理君和項強偉冒充古董商人，進入唐紹儀住宅，用刀劈死唐紹儀，這一幕傀儡戲才告停演。

蔣總統秘錄（日文本書名爲蔣介石秘錄）第十一冊一六七頁：「……又打算抬出隱退於上海法租界，曾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初，擔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。這是出於上海政客李國杰、周鳳岐等的幕後活動。上海市民對之又掀起反對運動，抗議的信件雪片一般地寄到唐紹儀處，使得一時不

甘寂寞的唐紹儀不敢妄動。以致日軍陰謀，乃爲上海民衆力量所壓制。而唐紹儀、李國杰、周鳳岐三人後來都沒有逃脫被暗殺的命運。」

「蔣介石秘錄」係日本人寫的，祇說打算抬出唐紹儀，而沒有說明土肥原的重光堂專在搞這件陰謀。晴氣慶胤說：「唐的死亡，使組織中央政府的工作，開始受挫折，土肥原中將陷於悲淒的景況。」

因爲唐紹儀被制裁，土肥原失敗，影佐禎照等人才進行抬出汪兆銘做傀儡的和平運動。都是在想法子結束戰爭，得病亂挑釁，日本軍閥真到了一籌莫展地步。

唐紹儀死了，土肥原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吳佩孚身上。以前我們聽說吳佩孚不做漢奸，不同日本軍閥勾搭，是不真的。其實他也上了土肥原的勾，蠢蠢欲動。不過吳佩孚是有個性的，有主張的，但答應組織偽中央政府以前，必須先建立他自己的武力，否則免談。在敵人勢力之下，要建立自己的武力，真是異想天開。

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方面，從開始就反對吳佩孚組織軍隊這回事。華北一批失意軍人，軍閥餘孽，聽說吳佩孚要組織軍隊，東山再起，如蠅逐臭，都來活動，熱鬧非凡。雖然華北派遣軍司令部限制吳佩孚活動的範圍，祇准在河南，仍然搞

的烏煙瘴氣，一場糊塗。華北派遣軍告到東京，祇好撤銷土肥原機關重光堂，停止吳佩孚組復活動，土原肥主宰中國的夢也幻滅了。

軍統局的威力震撼

日本文化是從中國文化孕育出來的，日本人研究中國文化，比我們中國人有過之，而無不及。唯獨日本軍閥狂妄自大，不去研究中國的孫子兵法，以致失敗，無條件投降。孫子說：「用兵之法，全國爲上，破國爲次。」

日本軍閥憑恃堅甲利兵，以爲憑恃優勢兵力，三個月可以亡中國。蓋不知「全國爲上」之戰略哲學也。

中國的陸軍裝備，固然遠不及日本，空軍的飛機不如日本，海軍的兵艦更不如日本。以現代戰爭眼光而論，中國實在無法對抗日本。所以，委員長蔣公說：「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。」

我們的裝備雖然不及敵人，可是我們有廣大的土地，可以以時間換取空間，拖住敵人，不讓他們速戰速決。再者我們民心士氣旺盛，同仇敵愾，並不畏懼敵人，勝算操在我們，有待而無恐，非敵人始料所及。

我們與敵人接觸，除了少數幾次戰役，如忻口決戰、台兒莊大捷、長沙會戰，都曾擊敗敵人，大都避免和敵人決戰，不使敵人有擊潰我們主力的機會，纏鬥不已，最爲上策。敵人不怕我們的部隊，尋求決戰，我們則避免接觸，確爲巧妙的戰法，使敵人無可如何。

制裁叛徒羣奸授首

日本人不怕中國的軍隊，可是他們對戴笠將軍領導下的力量，却聞風喪膽，看這位土肥原機關的少校機關員晴氣慶胤的描寫：

「在日華事變後，使大陸百萬日本軍疲於奔命的，如其說是用迫擊砲與捷克機槍逼進而來的敵人正規軍，不如說是無形的特務工作，在暗中活躍。」

「不怕死的重慶方面的特務工作，勇敢無比的在地下活動，把日本軍陷於昏迷、迷惑、戰慄的最深處。」

「從唐紹儀開始，維新政府軍政部長周鳳岐及外交部長陳錄、上海市長傅筱庵等大人、維新政府的官員、對日本軍持有好感的租界職員、反對戰爭的華商，或爲日本軍部下活躍的少數中國政客，其他凡是爲日本軍工作或對日本軍有好感的大多數要人們，在租界散步的日本軍將士等，犧牲數目，大約超過百人……今年（一九三九）一月來說，就有四十件以上的暗殺事件。而這些元凶，以前僅限於日本軍力量達不到的租界內活動，這個時期，就是日本軍直接警備的虹口、楊樹浦等地區，也是常常發生。」

軍統局敵後殺敵除奸的威力，震撼了敵人的心弦，足以彌補戰場上因裝備不如敵人，不能和敵人硬拼的缺點。軍統局運用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」的戰法，和敵人纏鬥，的確使敵人傷透腦筋，迷惑！戰慄！

不幸得很，炎黃子孫竟出了兩個寡廉鮮恥的

大漢奸，丁默邨和李士群，專門在京滬一帶和軍統局作對，破壞軍統局的工作，幫助敵人解決困難。晴氣慶胤以一個土肥原的少校機關員，一躍而爲滬西歹土，聲名狼藉的七十六號後台老闆，可說是日本人中的幸運兒。

漢奸嘴臉奴顏婢膝

十多年來，我撰寫有關戴笠將軍以及軍統局的種種，不下百萬言，雖非常謹慎，力求真實，也難免掛一漏萬，有所失誤。蓋稍有疏忽，就會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，常戒慎恐懼，寢食難安。現在撰寫軍統局的死敵，七十六號漢奸們的嘴臉，也不願作不實的描寫，完全根據晴氣慶胤的回憶錄，以明當年漢奸之可恨、可恥，殺之實不爲過。日本軍閥侵略中國，一貫的手段是「以華制華」，利用漢奸做他們的侵略工具。沒有漢奸，他們的侵略就會受挫。但是他們對於漢奸，祇是利用而已，絕不相信。

晴氣慶胤敘述被我們處以極刑，槍斃於南京雨花台之罪大惡極的戰犯汪井隆，當其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時，曾對日本年輕的參謀們說：「日本人對對手，容易疏忽，是個缺點。對中國人的花言巧語，不心存警戒，是要失敗的。」

我們再看日本軍部內，初期對當時七十六號的批評，非常惡劣，非常不信任。他們說：「做什麼特工啊！什麼七十六號啊！爲了肅清重慶暗殺，而產生的七十六號，是白白在吃飯，一向在做些什麼？……」對丁默邨和李士群完全是懷疑的眼光，甚至說：「他們是不是與重慶暗殺者有

勾通？」

可是反看漢奸們對日本人，那種奴顏婢膝的態度，真使人噁心，喪心病狂到不知自己是中國人。我們試看了默耶和李士群請求土肥原支持他們時，李士群向晴氣慶胤說：「我願意以生命擔保，發誓決不會背叛你。這樣，你看如何？把剛才那個有些任性的小男孩（李士群的兒子），暫時放在你的身旁管教如何？這個無理的拜託，很感不安，可是請你了解我們的心情，是如何期待。無論如何，多賜援助！」

一個中國人，當國家遭受侵略，危急存亡，全面抵抗敵人的時候，背叛國家，去為敵人效命，恐怕敵人不相信，居然要把自己的兒子做人質，無恥到這種地步，真千古所少有。

日人怎樣看李士群

再看日本人對李士群的看法，晴氣慶胤拜託日本憲兵隊林少校調查的結果。李士群是日本憲兵隊可以相信的密探，特務機關的調查：「小的輪船公司的董事長，個人財產三十萬元，是手腕靈活青年實業家。」

晴氣慶胤了解李士群以後，不禁噁然：「對僅僅三十元的月薪，而甘心這樣，一心一意被憲兵隊錄用，高興的去等於憲兵上等兵的密探差事的李士群，究竟他的目的何在？」

李士群墮落到做憲兵隊月薪三十元的密探，卑鄙無恥到這種地步，難怪晴氣慶胤發出問號：「他的目的何在？」已經有些看不起。李士群把丁默耶趕出七十六號以後，晴氣慶胤很不高興，

他說：「爭權奪利，他們毫不知恥。尤其是李士群，心地卑鄙，使人瞧不起，使人憎惡。十幾天後，未帶隨從，李士群一個人單獨來訪。到現在仍然可憎，不過對他無奈，也不能謝絕，見面是要見的。接着，李士群在我膝前跪下。……」

「請不要捨棄我！一面流淚，一面哭訴的李士群，不停止向我苦苦勸說。我默然不語，一直在凝視他悔恨的樣子。」李士群這個無恥的漢奸，居然跪在敵人膝下，哭求不要捨棄他。

七十六號罪惡滔天

滬西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成為丁默耶和李士群的特工總部，因為他們胡作非為，開設賭場，魚肉百姓；殺害抗日志士，破壞抗戰；罪大惡極，罄竹難書。一般人憎惡七十六號，都不願意提起這個門牌號數，而以滬西歹士稱之。我不願浪費筆墨描寫七十六號漢奸們的所作所為，謹選錄晴氣慶胤回憶錄所描寫的幾段，以明其罪狀。

「更糟的是七十六號的行動隊員，發生胡作非為的事情，究竟是因為在急促中召集的人，內中素質不良的地痞流氓。他們妄自尊大，敲詐勒索，成羣結隊去做，使民衆受到痛苦。那種惡劣的行爲，越來越厲害。」

「在租界內興起七十六號兇狠的暴力，襲擊藍衣社，摧毀抗日新聞報紙，這對重慶方面來說，是一個很大的恐怖。」

「當時租界內的中文報紙，都是強烈的抗日新聞機構，對他們的態度希望能改善些。李士群屢次警告，決心要拿最激烈的華美晚報開刀。他

開始先在新聞報社，裝置炸藥，捕捉編輯，威嚇報館，轉變心意，可是沒有效果，所以想用實力破壞。終於用三十名行動隊員，闖進報館，殺傷很多職員，把輪轉機破壞，不能再發行報紙。」

「經費拮据的李士群，窮極的辦法，組織一個叫與亞公司的貿易公司，把敵人的物質，以特工力量，運到上海，黑市賣給商人，賺取資金。」

「李士群為七十六號賺取資金的辦法，在滬西經營幾個賭博場。上海的賭博場，在維新政府就開始公認的。昭和十五年（一九四〇）夏季，有二十多個大賭博場，在滬西並列，每天有數人進出。七十六號經營的賭博場，是其中規模最大的，所以從彼處收入龐大的金錢，作為特工重要的財源。」李士群這一羣喪盡天良的漢奸，破壞了軍統局敵後工作的威力，為日本軍閥解除了迷惑、戰慄。他們殺害愛國志士和抗日英雄，手段之殘暴，連日本人都為之側目。

從容就義烈士風骨

晴氣慶胤所描寫李士群殺害抗日烈士的情景，閱後令人髮指：

「……不久士兵用繩子牽着囚犯來到李士群面前，每一個都是體格雄壯的青年，將成為組上之內，行刑即將開始。沒想到宣讀文告，李士羣的聲音也真的是戰戰淒淒的哀調。挖掘很深的大坑，很整齊一排五個，像榻榻米一樣寬，深五尺餘，囚犯被安置在坑前。」

「眼睛睜得很大的囚犯，臉色不變。牽繩子的人，用槍的人，站滿周圍的人，都異常緊張，

看着指揮官的嘴唇。在射擊號令間不容髮的一瞬間，衝出『蔣委員長萬歲』的高聲喊叫。」

「就這樣，青年囚犯們，一個接一個同一命運，非常從容的視死如歸。其中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他在行刑之前，不知對士兵悄悄說了些什麼，把繩子鬆開了，向李士羣行了一鞠躬禮。他先把眼睛擦了一下，用梳子梳一下頭髮，整理臨

死前的儀容後，慢慢照着小鏡子，一直看看自己最後的容貌。像很滿意的，揚起眉頭，現出明朗的微笑。然後向西坐正，合掌誦經。最後向並列坐的每一個人，和顏悅色的表示『讓你等候，謝謝你的厚意。』笑容滿面，姿勢端正，坐在就死的地方。」

這真是從容就義，視死如歸，不愧為炎黃子

孫，為愛國救國而死。晴氣慶胤很感慨地問他自己：「把這樣堂堂的愛國者，就可以這樣輕易的處死嗎？」

李士羣和七十六號的漢奸們，罪惡滔天，罄竹難書，晴氣慶胤回憶錄的供述，已經很够清楚了，希望有人能翻譯出版這本『謀略的上海』，作為我炎黃子孫永遠的警惕。

評介郭著「南京大屠殺」

王 聿 均

尼采說：「自古至文，皆是以血淚寫成者。」讀郭岐先生大著「南京大屠殺」（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）之後，更覺尼采的話，確係至理名言。不過，尼氏所指的乃著作一己之坎坷踴躍，憂患悲傷，所灑者僅為個人的血淚，而郭先生此書却是以民族的血淚所染成的，其震撼人心之處，又豈是一般作品所能望其項背！

民國二十六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，十二月上旬，日軍以其優勢兵力，犯我首都南京。當時郭先生正擔任教導總隊輜重營中校營長，參加首都的保衛戰，城陷後未及隨軍撤出，化裝潛匿，歷時三個多月，在生死間不容髮之際，憑其膽識及機智，終得脫險。他留居危城期間，目睹日軍施之於我無辜軍民的種種暴行，遠超過「揚州十日」的歷史悲劇。國仇家恨，燃燒着這位青年軍官的心胸，後來回憶這一段往事，寫成「陷都血淚錄」，對日軍如何縱火焚城，到處洗劫，如何進行殘忍瘋狂的屠殺，如何姦辱蹂躪我婦女同胞，

都有真實而詳盡的記載。尤其日本的下級軍官岡和野田兩准尉，竟以比賽殺人為樂，一殺一百另五人，一殺一百另六人，這種暴行真令神人共憤。郭先生這部回憶記錄（並包括危城脫險記等篇），易名為「南京大屠殺」，於中外雜誌連載後出書，共約九十餘節，二十餘萬言，的確為一部鉅著。此書對日軍暴行，不僅留下血淚斑斑的文字記載，而且配以多幅圖片，以證明這些記載的真實性。凡有血氣之倫，讀此書者，能不目裂髮指，熱血沸騰！

歲月推移，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浩劫，距今已四十六載，或逐漸為人們所淡忘；直到最近發生日本文部省修改其高中歷史教科書的事件，引起軒然大波，才重為國人所注意。按日本教科書將「南京大屠殺」一案原來的文字「日軍佔領南京時，對中國軍民大事屠殺、暴行、掠奪和放火，致被稱為南京大屠殺，受到國際的指責。中國人無辜犧牲者，據說達二十萬人」，修改為「佔領

南京時遭到中國軍的激烈抵抗，日軍蒙受很大的損失，日軍激憤之餘，乃殺害了很多中國軍民，致被稱為南京大屠殺，受到國際的指責。」這種歪曲事實的改法，其用意不外：一、將其屠殺、掠奪、放火等暴行，一律刪掉，以掩飾其罪惡。二、將中國軍民無辜犧牲的人數，加以刪略，暗示國際指責的不實。三、以日軍蒙受很大損失為藉口，推卸其殺害中國軍民的責任。此一顛倒是非的竄改，不僅表示日人缺乏道德的勇氣，抑且顯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跡象。在我們的立場，則不能不深自警惕，嚴重關切。中外圖書出版社適於此時，將郭著「南京大屠殺」一書，予以重版，以鐵的事實，破日本文部省的謊言，並為歷史作忠實的見證，可謂劍及履及的舉措，影響自必深遠。此書具有歷史的和時代的雙重意義，當能激發國人敵愾同仇的精神，與自立自強的意志，故樂於向讀者介紹。

七十一年九月一日



上圖：韓克溫民國二十一年練太極拳半年治好七年之疾。圖為韓氏（二排右二）二十七年、汪精衛、孔祥熙（前排左一、左二、左三）在參政會合影。

下圖：唐紹儀（穿黑馬甲）被土匪原利用組傀儡政權步出鐵路車廂時留影。